

柳山老茶

南方农人 (市直)

人过了中年,许多习惯很难改变,特别是从小养成的一些习惯更是难以改变,比如说饮茶。有些人喜欢绿茶,有些人喜欢红茶 而有的人则喜欢白水一杯 有的则喜欢别的饮品。如此种种,各不相同,各有相同,那就是谁都离不开水。水乃生命之源,来自何地的水与茶浸泡茶品,其味自然不同,而个人的喜好,造就个人不同的性格。从事业余研究和写作传统农耕文化多年的我,不论从事着何种职业,在哪个岗位工作,所喝的水因地制宜,泡的茶均为家乡郑坑的老茶。

夜深人静时,坐在一方斗室里,喝着家乡母亲采制的浓厚的老茶,回望过去的岁月,一晃父母已耄耋之年,仍能坚守他们从没有离开的村庄,自耕于土地,自足于山水间,深山里的家仍在,家乡的分量更重。父母一直生活在他们一辈子没离开的村庄,他们已经习惯高山村庄那种生活方式。而我对于自己生活、从事农耕近十年的家乡,那里的一草一木,那里的风土人情、民俗农耕习俗再熟悉不过了。我曾在多篇文章里,对柳山村的村貌和历史有深刻的描绘。每次从我工作的城市回到柳山村,不变的是村口一片古树林和村周边荒芜的梯田。变化的是村容村貌,留守在村里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村里的老人,都是我的长辈和叔伯,最近的几年,村里不知不觉间,有许多老人早已入土为安。离世老人曾经种植、采摘过的田头地角里的老茶,会在每年的清明节后长出绿绿的新茶芽,供他们的下一辈延续采摘享用。

柳山村,这个偏僻的浙南小村庄,这里的群众同样经历漫长苦难的传统农耕日子,他们舍不得平坦的梯田种茶,至于那些种植和野生在田头地角的茶叶,自然是人间的珍贵和稀罕之物。在自家田头地角、自留山上的茶叶,少则十几斤,多则几十斤或上百斤。小户人家每年采摘下的茶叶,一般留一小部分茶叶备自家来客待客之用,其余每年清明前后采的茶叶因价格高,客商喜欢。

按照没有上过一天学的外婆说法就是‘事太过,必得祸’。自然种茶亦是一样的道理,山里人不敢种多自然有他不种的道理。

家乡柳山村,建村时间不长,地处海拔800米以上,所处泥土均为高山黄泥土,无沙石,有雾期超200天以上,比较适合高山茶的生长滋养,山峦均为平缓,

坡度少,雨水冲刷量少,所以种植的茶叶会在一年四季的更迭中茂盛生长,且茶叶的味稍带苦而不涩,浓郁清香,一泡茶就流露老茶那份纯粹的泥土香,对于乡间长期吸土烟的山民来说,喝上一杯当地的老茶,清凉可口的同时,也清洗了浓烈的土烟味,并随之消化,这是高山老茶特有的功效,已经延续了几百年的农耕历史。作为一个资深烟民,我已习惯这种自我消遣的写作。应该说吸烟是一种不好的陋习,但高山老茶的确对吸烟者,通过喝老茶有一种口感和清凉解毒的一点功效。山里人自有山里人待客的习俗,虽然没有正儿八经的茶道,也有自成一体的待客传统风俗。在郑坑一带有喝茶,要喝三泡的风俗,喝了一泡初显茶味的茶,对主人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 喝了二泡浓厚的茶,对主人的茶表示赞赏 喝了三泡淡香的茶,对主人的感情源远流长。如不在主人家逗留的话,喝了三泡茶,也就起身告别,不再继续喝茶,要喝的话就要换茶叶了。

人类的发展在岁月的流逝中渐行渐远,高山丘陵山区的农民,他们都在寻找创新和突破。在20世纪70年代末,还是人民公社的最后时期,家乡柳山大队决定在地名源头一带山坡,建造规模化茶场。全大队共11个生产队,大队把需开荒的山峦,划分为11个大概的区块,由生产队队长组织社员开垦成梯形茶园,并组织妇女社员采摘本地茶籽,育茶苗。经过全大队社员的共同努力,到80年代初柳山大队茶场初具规模,300多亩的高山茶园,交给后来的村民委员会统一管理。再后来,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由全村村民共同开垦的茶园,随之由村委会组织分片承包,几易其主,柳山茶场一直在缓慢发展。到了2013年,福建政和茶艺师邝才峰以民间资本进入,承包接管了柳山茶场,经过邝才峰引进红茶制作工艺,再次让柳山老茶焕发了新的生机。

家乡的父母犹在,家就在。家在深山,家乡的道路走起来就很短。身在异乡,不论生活有多艰难,世事有多少烦恼,只要喝一杯来自家乡土地生长由老母亲采摘的老茶,那份纯香浓厚的老茶,所有的积愤烟消云散。新的一天太阳依旧从东边升起,生活永远充满希望,幸福属于善待自然的人们。

鸡冠岭

刘雪英 (莲都)

“上鸡冠十八弯,下鸡冠一直到溪滩。’这是我们家乡的一句俗语,描述的是老家连接乡政府所在地的必要通道——鸡冠岭。

11岁那年,到乡所在地读初中。需徒步走出峰连峰,岭连岭,峰岭相对的15里山路,才能到达学校。记忆犹新的是每周必走两次的那个岭——鸡冠岭。去时是下坡相对轻松,不管是上鸡冠岭又弯又陡的弯弯绕绕,还是下鸡冠岭的垂直向下,宛如银河欲转,又似玉带,从上到下,飘在山腰中,掩映在树林中,有着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美丽。这又弯又没有台阶的鸡冠岭,就这样纯天然、原生态地自上而下延伸,我和一起上学的小伙伴从来不是一步步走过,而是顺下岭惯性一路小跑奔向溪边。

在学校一呆就是五天半,自己备着米,带上一周五天的菜。说是菜,其实就是单纯的梅干菜,菜里没有一点肉星,妈妈怕苦着我,会在炒好的梅干菜里加进去一大块猪油,这样一来就会有点荤的感觉。饭是用蒸屉蒸熟的,饭盒多的时候会用四五个蒸屉,每个蒸屉里面放百来个饭盒,一层一层的饭盒叠好。每个人会有一个自己的饭盒,各自在上面做上记号,不然全校四五百人的饭盒堆在一起,想要在第一时间找到还真是一件难事。有时候因为别人的不小心把饭盒打翻了,那一顿就没有饭吃了。也有食堂阿姨睡过了头,导致我们早餐的饭都没熟,饿着肚子上课的。一周五天半,天天梅干菜就饭,更没有零食或者水果。课间的时候去厨房打开水,用梅干菜泡水喝,那是人间美味。菜干菜汤,没有任何调料,就是一汤匙的梅干菜,泡满一茶杯,用上各自的调羹你一勺,我一勺,寝室里六七个要好的同学就开喝了,回想起来简直就是今天的海鲜汤、最可口的饮料、最上好的香醇的美酒。等到菜快吃完的时候,底下剩下的油和一点

点梅干菜,拌在饭里面,香味前所未有。菜吃完了,离回家的日子也就近了。

回家时又要经过鸡冠岭,不同的是,来时小跑而下的下坡,现在变成了上坡。下鸡冠岭很长,正常的速度行走要个把小时,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攀爬之后,已经有些累了。古人在到达下鸡冠岭和上鸡冠岭的中间地段,修建了一个凉亭,凉亭并不复杂,就是三面墙,一个屋顶,沿着墙分别用一根长长的木头连接成了凳子,可以供人坐着休息。等休息了片刻,精气神就回来了。上鸡冠地势险峻,在山的脊背上,因为地势的原因,山的脊背处没有植被,夏日炎炎,无处可以遮挡太阳,烈日肆无忌惮地照在身上、脸上,汗水浸湿了后背,小伙伴们一个个脸红通通的,来到第十个弯的时候,脚已经像灌了铅一样,感觉每爬一步都要使出吃奶的力气,刚才还说说笑笑,现在已是上气不接下气,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胸口闷得透不过气来。即使到了冬天,一阵阵冷风凛冽地刮着,依然能够爬出很多汗,出了汗的身体,被寒风一吹,经常会冻感冒。上鸡冠岭十八弯,虽然上鸡冠岭的路没有下鸡冠岭长,但是因为更陡峭了,行走起来的时间并不比下鸡冠短,走这样上下两道岭往住要耗费将近两个小时。在爬到最后一个弯的时候,我们已经站在了这座山的山顶。再翻过一座山,迎面而来的另一座山更高,但是离家的距离就更近了。

三年的初中时光,我们每周走在鸡冠岭上,日晒雨淋,不曾退缩,是求知的欲望促使我们坚定自如。

时过境迁30年了,鸡冠岭的记忆还在。而今这岭的小道已经被茂盛的树木淹没了,边上已建了一条机耕路,乡亲们进出方便多了。如今回老家坐私家车,但还是挺想再约那些年的小伙伴一起走一趟那镶嵌在山腰中的鸡冠岭。

所有的相逢 不过粗茶一碗

张爱花 (庆元)

大济,身载着烁目的辉煌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自千年走来。代代的先民们秉承着祖训,耕读劳作,生活富庶。屢丰园就是建于清道光年间财户的粮仓,几百年的风雨洗历,安静地居进士古村一隅。

经大济文化礼堂过桥下台阶沿河堤前行第二幢土房,就是屢丰园。抬头门楣石条上刻着楷体屢丰园,敦厚有力。它是一幢明清的土木结构三进的院落。右边是房户,左边是院子,泥墙青瓦。大院套小院,前院套后院,保留了明式一层半的建筑模式,三个天井。抬步进门,便是一横向长天井,前院耳房为炊食伙房之用,想来是出于安全防火考虑吧,先人的智慧总是经得起岁月的推敲!再经一扇石门前行,左右各一个套式厢房,往前是中堂,居中一个天井,四方围檐,雨水集中全滴落天井。再往前是后厅休憩处,还是一天井。

屢丰园先人寓意屢获丰收,年年有余,寄托了对太平安定生活的向往和日日有收益的美好愿望。

一楼茶室,书房,根雕体验区,濠洲黑瓷手工坊。多元文化衍生了屢丰园无限的张力与生命力,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妥帖。左厢布置中式喜庆,右厢便是禅意修心,更有瑜珈打坐冥想地,尤其惊喜的是雕花老床房。一如你小时候爬滚和祖母睡的老床,枕边木雕旧钗磨痕白,罗衾醉了多少旧事。温柔了再也回不去的幼年时光,过往悠长,岁月亦悠长。

你若携家人而来,可安心住下,过山居田园生活。和村人晨闻鸡鸣烟升,晚看山林追流萤。兴起去村边屢丰园菜地亲手摘下沾着露水的时令瓜果菜蔬。土灶一堂,你若高兴可以缟发洗手做羹汤。

庭中惟小憩,院中无杂尘。春时幽居看庭花影转,夏时观莲叶小塘。秋赏院外清溪声声,檐滴宿雨,更有冬夜不相负,听雪廊下长夜更漏声。

清晨,阳光爬上青瓦,洒一脸温暖。揉揉睡眼,与院子一同醒来。听得有脚步声在石板街的那头响起,有背着大大书包急急上学堂的小娃,有起早去园子里摘菜挑回的村民,颤悠悠的扁担走过青石小路。

午后的屢丰园愈发宁静,半掩上门,虫鸣鸟叫都远离耳旁,捧一卷书,斜卧竹椅,茶已醇香,有风穿堂而来。喝茶吧,三碗茶,一碗慰风尘,一碗祛失意,一碗了羁绊。今日江湖无杂事,只道山水情。

傍晚,斜阳复照深深院,看落霞浩浩汤汤,蛙鸣声起。厨房已漾开葱爆油香,院外街上已是热闹。早已有人吃过饭食出家门乘凉。廊桥亭里隔壁的阿姨和自家老伴业已拉开架式,一把二胡,一面锣,一曲《楼台会》《十八相送》……唱得你心顿生柔软。曲音愈加清脆婉转,在一板一眼中韵味绵长。没人会笑你跑调走词,这是你的舞台,这是最纯最土的乡音,乡愁就在这如泣如诉的唱腔里得以积淀,慰藉着来自远方的你,也慰藉着故乡的游子。

路上更多的是完成作业溜出家门的小童。在街边穿巷跑堂里捉迷藏,风将他们嬉笑打闹声传得很远很远,空气里都有了活泼无比的味道。

学校离着屢丰园不远,大济的骨髓就在这学堂里得以延续。多少的村庄学校早已湮灭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中,而大济却得已保存这所小学堂,并终将在这些娃娃身上永远延续下去。这是大济人的福祉,他们应该以此为骄傲并自豪:我是大济人。

夜已深,酒也醇,菜已上桌。这时竟然有远方故友携一路风尘来敲门,欣喜落座。酒温饭热,遂就月光对酌,微醺而饭。酒也动人,茶亦醉人。月如钩,繁星点点。庭院蔷薇初落,风摇曳一地的温柔。摆筵院前,素手抚琴。一曲《高山流水》,琴音清韵,冽冽有声。

世间所有的相逢不过粗茶一碗,我等你来。